

1

我是在“花花世界”中长大的。

房前屋后,各种颜色的凤仙花,叫不出名字的野菊花,一串红,每年奶奶都种很多。奶奶不识字,不会背唐诗宋词,也不会说“美”——她说的是“好看”“真好看”。然而,在她的心里,却有一个很大的世界,是芸豆、黄瓜、玉米,一日三餐;是穿衣吃饭之外的世界,这个世界五颜六色、万紫千红。春天播种,夏日浇水,秋天留好花种,晒干,用纸包好,让爷爷在外面写上花名,一切都做得认认真真。

奶奶不是没有事情做才养花的,做饭,洗衣,喂猪,养鸡,种菜,何曾有一日闲着?然而,无论多忙多累,她总能将那些花弄弄得枝繁叶茂、春风满屋。在白雪皑皑的春节,家里却有花的红、粉、蓝,仿佛春天快走了几步,先到我们家。

我们都贪婪地享受着奶奶养的花。花开遍了后园,蜜蜂和蝴蝶飞上飞下时,人在花丛中走一走,心里舒畅得很。小时候,拿凤仙花的果实当“炸弹”,一捏一摔,它就爆裂,种子飞散。我们家那条叫“狗老汉”

## 赖床

·舒国治·

有一种坏习惯,小时候一直改不掉,到了年岁多了,却不用改,自己逐渐就没有了。赖床似乎就是。

躺在床上,早已醒来,却无意起来。前一晚平放了八九个钟头的体态已然放够,前一晚睡眠中潜游万里的梦行也已停歇;然而这身懒骨犹愿放着,梦尽后的游丝犹想飘着。

这游丝不即不离,勿助勿忘,一会儿昏昏默默,似又要返回睡境;一会儿源源汨汨,似又想上游于泥丸。身静于杳冥之中,心澄于无何有之乡。刹那间一点灵光,如黍米之大,在心田中宛转悠然,聚而不散,渐充渐盈,似又要凝成意念,构成事情。便因赖床,使人隐隐然想要创作。

赖床,是梦的延续,是醒着来作梦。是明意识却又半清半朦地往下胡思滑想,却常条理不紊而又天马行空意识乱流东跳西蹦地将心思涓滴推展。

它是一种朦胧,不甘立时变成清空无翳。它知道这朦胧迟早会大白,只是在自然大白前,它要永远是朦胧。

它又是一番不舍。是令前一段状态犹作留续,无意让新起的任何情境阻断代换。

早年的赖床,亦可能凝熔为后日的深情。哪怕这深情未必见恤于良人,得识于世道。

端详有的脸,可以猜想此人已有长时没赖床了。也有的脸,像是一辈子不曾赖过床。赖过床的脸,比较有一番怡然

## 那些不再有的日子 是心底永远的记忆 ·周立民·

的黄狗,少不更事,我就拿这个骗它玩。它用鼻子一嗅,熟透的果实立即炸裂,吓得它一蹦而起。“狗老汉”知道中了我的计,瞥了我一眼,老大不高兴地回窝躺着。

有一年秋天,不知怎么惹爷爷生气了,他说要打我。我从窗户跳了出去,躲在一丛一串红后面,恰好穿着红毛衣,爷爷过来望了一眼,竟然没发现,我得意了三天。

要读高中那年夏天,家里院中有很多盆栀子花。晚上,繁星满天,花香在院子里流动,像海潮一样,退了又涨上来,那是带着甜的清香。爷爷奶奶,父母,还有我,坐在小板凳上,摇着蒲扇,有时候会围吃一盆什么海鲜,边吃边说着话,有很多细细密密的叮嘱。“狗老汉”也在听我们说话,有时候还会一跃而起呱的一下咬个飞蛾,咬不到,就失望地又躺下来,安静地看着我们……那些日子永远也不会再来了,而这些记忆,永远都不会磨灭。

我也养过栀子花,特意放到书房里,让久远的花香和记忆浸透日渐麻木的心。那花,

买回来还有那么多骨朵,没等开完竟然死掉了。也在露台上种上金银花,有一季长得真好,盛夏的夜晚打开窗,花香吹进屋子,我喝醉了酒一样。想不到,它也死掉。腊梅,我选那种多年生的,开了,娇黄的花在冷气侵人的冬日让人百般怜爱。后来,叶子黄了,又绿了,死去活来,好几个回合。

2

呜呼,我的花!

某年某月的某一天,我发现那些荒芜的花盆里长满了草。与过去菜色的、有气无力的花不同,它们都生机勃勃。有姑娘秀发般的灯芯草,有小叶对生的狗脊,有匍匐在地上的车前子,还有很多我不知道名字的大大小的草。没人注意它们,甚至它们来自哪里,是怎么来的都不知道。这些都没有关系,它们就那么傻呵呵地长着,岂但长着,简直是野蛮生长。

我曾说过,不求花朵和果实的收获,在花的世界中,有草的愿望,也是在这世界中争得

一寸阳光。这些没有名目的花草草,或者野花野草,真的感动了我。

这几年,我认真地给这些野花野草浇水。想一想自觉好笑,在农村,田地里有这等野草,肯定第一时间会被拔掉,而我,却比当年养花更珍惜它们。蒲公英飞走了,它要到哪里呢,又是谁把它带到我的露台呢?我珍惜彼此的缘分,想到下一次相逢,不知道需要几生几世。看到灰菜,想到小时候会挽一个柳条筐到山上采它,它可以喂猪。而车前子,我总忍不住有蒸着吃的欲望……在野花野草中漫步,我的心如同在童年的原野上奔跑。

2012年深秋,我跟女儿在露台上,发现了毛毛狗和苍耳。这是农村最贱的草吧!苍耳尤其烦人,穿衣服钻草丛,它们总是粘在身上。然而,它们不顾人的冷眼、厌烦,总是抓住任何生存的机会顽强地长着,而且一丛丛,到秋天,一割一大堆。它们是被拿来烧火取暖做饭的。

谁也不会记住它们的面

孔。这也是一生,我有时不免轻轻叹息。然而,黑塞却抱怨:“在地球上的一切造物当中,唯独我们人类对事物的循环还有责难,对物质守恒不灭非但感到不知足,还奢望自己个人的永生呢!”他说:“没有一种植物不是同样静悄悄地、准确无误地化作泥土,犹如当初它从泥土里生长出来。”他还做过一个比喻:“犹如花儿之凋谢/我们也会遭遇死亡/只不过是解脱之死/是再生之死。”是吗,如果是那样子,不知道再生、重生中,彼此还会不会重逢,有些人在一起一辈子实在太短太短……

那天,对着毛毛狗和苍耳,我问女儿,认不认识它们?女儿轻声回答:“认识,太爷爷的墓上就有这草。”我急忙转过身,怕眼泪落下来。那年夏天,爷爷去世。那年春节,爷爷的行动很迟缓,也不爱说话。坐在炕上,看春晚时,他突然很认真地问我:“今年是哪一年?”我认真地跟爷爷讲:“今年是2012年。”那一刻,我突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

如今,爷爷墓上的草已经长得很高了吧? (摘自4月1日《大连晚报》)



荷花奇境(中国画)  
(选自4月5日《羊城晚报》)  
梁城峰作

### 诗在梦游 ·黄东成·

诗在梦游,  
踟蹰在交叉路口,  
向西,太暗,  
向东,太陡,  
脚下乱了方寸,  
不知哪儿是路的尽头。

忽听有诗悠悠鸣啭,  
小鸟栖落冬的枝头,  
黄叶落尽,  
树也枯瘦,  
只剩下一副筋骨,  
与土地默默相守。

有根未枯,  
扎入土地深层,  
养精蓄锐,  
将水土精华吸收,  
来年,定将再  
萌发浓碧葱透。

片片绿叶都是诗,  
听百鸟啾啾,  
真情生出彩翼,  
朗日,  
晴空,  
任梦境翩跹自由。

(选自《雨花》2023年第1期)

## 木棉花开

·郝俊·

在广州,木棉花开在哪里,春天就在哪里。当全城的木棉花一起开放的时候,春天就一下子欢腾起来了。江南大道、东山湖公园、陵园西路、越秀公园都是赏花的好去处,成片的木棉花竞相盛开,近看如红灯满树,远望似云霞映天。木棉花的集体表白,让春天的脸颊阵阵泛红。

喜欢一种花,就会心生牵挂。今年立春的前几天,天气开始转暖。无论是在街头,还是我所工作的校园,每次看到木棉树,我总会抬头张望,看高高的枝条上是否开花了。那些舒展的枝条,好似伸开的手臂,为了迎接明媚的春天,一直保持着拥抱的姿势。

二月下旬的一天,我从办公楼出来,一眼便看到不远处的一株木棉树下多了两个红点,宛如火花,在树根周围的杂草间闪烁。我马上意识到木棉花的始花期到了。走近

了抬头往上看,果然已有花朵俏立枝头,虽然谈不上繁盛,但分外抢眼。最可爱的是那些小花苞,好像揣着春天的秘密,把自己憋得一脸通红。过不了多久,它们就会咧开嘴笑出声来。

三月上旬,花事渐浓,到了中旬,迎来盛花期,红彤彤的木棉花缀满枝头,硕大的花瓣火焰似的往上蹿,整株树看上去犹如烈焰升腾。

谈到花卉,人们会自然地想到娇俏、柔美。许多花姿容虽好,却过于孱弱,一阵风吹过,薄如蝉翼的花瓣便纷纷飘零,剩下细若游丝的花蕊在风中颤动,让人心生怜悯。木棉花则不同,其色泽红艳,花形开阔,盛开时足有碗口那么大,花瓣中间的一束花蕊从底部喷薄而出,热情四溢。它有一种亲和力,简单而美丽,朴实而热烈,盯着一朵木棉花看,心里也有了温暖的火光。

木棉花一边开一边落,花开的时候,热火朝天,落下来时也干脆利落,整朵花触到地面会发出“啪”的一声,动静不小。在校园里,我常常看到大人、小孩儿在木棉树下拾花,如果听到花落之声,人们就会闻声而动,都想捡到刚刚落下的那一朵。

一天,我骑着自行车从办公楼附近的那一株木棉树下经过。突然,一个火球模样的东西砸到我的肩膀上,然后从胸前迅疾滑落。我怔了一下,急忙刹车,定睛一看,原来是一朵木棉花!我把花拾起来,它就像一个自知冒失的小孩儿,满脸通红,稚朴可爱。我把这朵花放进了车筐,觉得一朵花显得有些孤单,于是又捡了二三十朵,算是给它找来了伙伴。这些花挨挨挤挤,足有大半筐。随着车筐的轻微晃动,它们像欢欣的火焰,像炽热的灯盏。恍惚间,仿佛不是我载着它们,而是它们为我引路。(摘自4月7日《光明日报》)